



油画作品集

陈文峰

张冬峰

油画作品集

张冬峰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冬峰油画作品集 / 张冬峰著. —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63-6767-8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45808号

张冬峰油画作品集

ZHANG DONGFENG YOUHUA ZUOPINJI

著 者 张冬峰
出 版 人 朱俊杰
终 审 徐 美
出版策划 唐运宝 朱俊杰
责任编辑 朱俊杰 白 煜
封面设计 张冬峰
版式设计 TWS / 辰 羲
责任校对 黄春燕 郑季豪
责任印制 蓝剑风
审 读 林柳源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3号 (530028)
E - m a i l CR@gxmzbook.cn
制 版 广西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雅昌文化 (集团) 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2
印 张 12.5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63-6767-8/J · 642
定 价 18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艺术简历

张冬峰，男，汉族，1958年出生于桂林市，1984年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画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待遇。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理事，南方油画山水画派会长，广西书画院副院长，漓江画派促进会副会长，广西艺术学院二级教授。

重要参展、重要获奖：

1989年，参加“第七届全国美展”。

1990年，参加“中国首届风景油画邀请大展”。

1991年，参加“’91中国油画年展”。

1993年，参加“中国油画双年展”。

1994年，参加“第二届中国油画展”，获“首届中国油画静物展”优秀作品奖、“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

1995年，参加“首届中国风景油画展”。

1996年，参加“首届中国油画学会展”“第三届全国水彩画、粉画展”。

1997年，参加“中国艺术大展·当代油画艺术展”“走向新世纪——中国青年油画展”。

1998年，参加“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展”并被聘为该展览会评委，参加“当代油画九人展”。

1999年，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银奖。

2000年，参加“2000上海双年展”、“中国风景绘画艺术展”（芬兰）、“20世纪中国油画展”、“第二届中日森林·水与人画展”，并获最高奖。

2001年，参加“研究与超越——中国小幅油画作品大展”。

2002年，参加“情系武夷——中国著名油画家写生展览活动”。

2003年，参加“携手新世纪——第三届中国油画展精选作品展”并获优秀作品奖，参加“中国油画创作研讨会”。

2004年，参加“第十届全国美展”并获优秀奖，参加“中国现代油画展”（印度）、“江南水乡行——中国当代著名油画家写生展览活动”。

2005年，参加“第二届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展”并被聘为该展览会评委，参加“大河上下——新时期中国油画回顾展”。

2006年，参加“无尽江山——南北油画邀请展”“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研究展”。

2007年，参加“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绘画艺术大展”“第四届全国画院优秀作品展览”“书

写与表现——当代油画家九人作品展”。中央电视台播出《中国油画人物志·张冬峰》专题片。作品《家园》被中国美术馆选送到俄罗斯，参加俄罗斯“中国年”活动。

2008年，参加“中国油画家赴柬埔寨吴哥古迹写生活动”“中国油画写生作品汇展”“2008第三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寻源问道——油画研究展”。

2009年，参加“悟象化境——传统思维的当代重述”画展、“第十一届全国美展获奖提名作品展”。

2010年，参加“此景此情——大陆油画名家写生展”以及在台湾的写生活动，参加第九届中国艺术节“中国风格·时代丹青——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油画艺术与当代社会——中国油画展”。

2011年，参加“2011成都双年展”“魅力烟台——全国油画名家画烟台作品展”，参加“中国著名艺术家赴南亚采风团”访问印度。

2012年，参加“第五批中国著名油画家访美代表团”访问美国，参加“寻源问道·西去东来”赴法国油画风景写生学术交流活动的，参与策划“中国精神——油画风景学术邀请展”并参加该画展，参加“锦绣中华——行进中的新世纪中国美术”展览。油画《家园》参加中国美术馆与匈牙利国家美术馆共同主办的“开放与共融——中国当代艺术展”。

2013年，参加“再写生·共写意——中国油画名家写生研究展”“心象·诗性——风景油画邀请展”“丰城西南——吾土吾民系列油画邀请展”“国风——中国油画语言研究展”“绘画的品格——2013中国油画展”“2013中国油画院院展”。参与策划成立南方油画山水画派，并担任会长。

出版画册：《张冬峰黑白风景》、《张冬峰》（油画册）、《冬峰写生》、《冬峰油画》、《张冬峰油画》。多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浙江美术馆等收藏。





张冬峰在沂山写生 2011年10月





张冬峰在北京中国油画院的画室



张冬峰正在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写生中国”研修班的学员示范 2013年8月6日

说说风景油画那些事

张冬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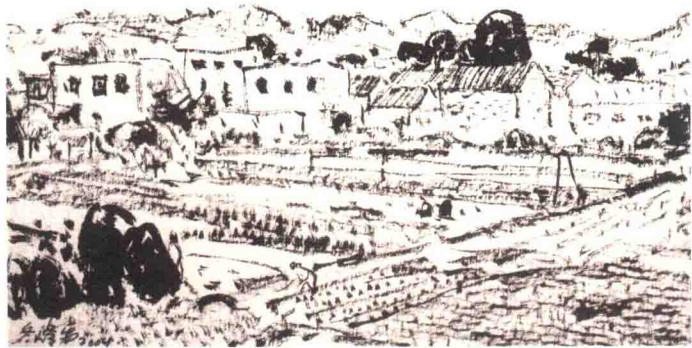
画家画画，弄出作品，就想着展出，想着出版。如同一个农民，种出来的瓜果总要拿到市场亮相一样。

新近，我发觉自己积攒了一批作品，于是又想出本画集。整理、编排都不太难，唯有缺篇文章，这让我犯难。有时在想，为什么画册一定要配文章呀？据说买画册的人，有一部分是不看文章的，至少是不认真看。何苦呢？后又想，也有许多人是想看文章的。其实，文字可进一步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的思想。

我历来认为，一位最优秀的油画家和一位最优秀的科学家是站在同一高度的，不存在谁高谁低。而现实中，学不好数理化才去学美术的观念一直存在，也使人产生了美术低于数理化的错误印象。也许学美术比学数理化容易入门，但进入美术后想要达到高的境界和赋有创造精神，谈何容易。优秀的艺术家在把玩着人类情感最为痒痒的那根神经，或者说在破译着人类的精神密码。凡·高、肖邦，两位天才同为三十七岁去世。但他俩破译的艺术密码堪比自然科学的公式。我也十分喜爱中国山水画中的代表人物，如八大山人、齐白石等。有一回我儿子说，他认为中国画的优秀画家的作品一点也不比印象派马奈、西斯莱的弱。为此，我改变了对儿子审美方面的评价。他长大了。最近，我应邀到海南写生，遇见十多年前在中央美院进修的同学。闲聊中，我谈到了自己的艺术态度——画画的时候要自信，完成之后要谦虚。他似乎很认可，并立刻发布到博客上。艺术家的天职是要创造，所谓从事艺术，就是把与众相同的部分变为与众不同。只有艺术家觉悟到与众不同的重要性时，才有可能出好作品。值得指出的是，当艺术家有了与众不同的思维习惯后，又容易失去平静的心境，失去谦逊听取别人意见的耐心。虚心使人进步，这不是一种客套。一位八十岁的老人，看着年轻人犯错时所显现出的沉稳和淡定，是一种成熟。但是只要老人有些许得意，也许他就错了。

有了一颗平静的心，画画就容易进步。我在海南写生时有朋友说：“平时从画册上看到张老师的画很轻松，如今看到具体创作过程，一点也不轻松，而是十分严谨和认真的。”我认为他们的评价有哲理，可在有闲时进一步研究。

我们已经进入影像时代，无论谁都可随意用影像记录事件、情景。这给我们很多启示和思考。人类刚进入影像时代时在宣传上就已经疯狂地利用了影像，但由于技术的限制，使之没能充分发挥。如今任何一个人都可把图像传播给全世界！如此说来，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至今我们都不知道孔子、孙子什么样子，行动特点如何，这多少是一大遗憾。在影像时代突显的今天，它像台风似的横扫一切，其中也包括架上绘画。据说连环画已经消灭，架上绘画也受打压，国外也不玩了，等等。不管怎么说，各自去理解吧。直到现在，我没有危机感，没有觉得心虚，



与别人一起写生，辛苦之后看到各自用油画诠释世界的奇特感觉，很美、很爽。于是我在想，二十多个人围着一个球用脚踢，不也是在玩嘛，而且还乐此不疲。

说到风景，如今的风景概念真不是五六十年前那样了。那时候自行车都是稀缺产品，人的活动半径小，可怜。如今，到南极看企鹅，到南美看热带雨林，实况转播非洲动物大迁徙，等等，哪里还有你没见过的风景？呵呵，也许一个小孩、一个闲居在家的退休老人，他们对南非狮子的熟悉、对昆仑山风景的熟悉超过对一些邻居的熟悉。因此，我们这些油画风景人，该干啥干啥，今天的读者、观众都不傻。我读大学时下乡写生，一大群人围观是必然的。但现在呢？没人看了。其一，见多了；其二，不干扰别人工作，文明了。在当下，一位远离城市的农民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清华大学教授的讲座。如此说来，呵呵，自个想去。教授和农民在知识拥有的途径及接触面几乎没有了差别，剩下的是所处平台的差别，或者是吸收合成知识能力的差别。

在机场因为飞机延误，人们清一色地低头玩手机，有时真让人感到一种精神的手淫！假如李白、齐白石也在其中，是否也玩手机？也许因此废了？或相反？心不静了，难成大事矣！吴冠中先生离开我们不久，我有幸和他一起评过画，我认为他不会迷上手机的。去他的手机，地球人都知道，手机与手淫很相似。呵呵。

风景油画不是孤立的行当，绕不开上面说到的纷扰。绘画不是被边缘了，而是到了该到的位置。绘画不是没有了魅力，而是我们不停地东张西望。心不静了，难成大事矣！重复是强调也是力量，当然也可能是啰唆。

于南宁 2013年7月20日星期六

关于艺术创作

——武洪滨对话张冬峰

武洪滨：每一个专家到咱们班上来都有这样一个比较轻松的对话，关乎艺术创作及我们所研究的课题方面。大家放轻松，画了两天也累了，尤其是张老师。看了张老师这两天给我们放的一些作品照片及以往对他的了解，我们聊聊关于风景画的一些创作问题。

在张老师创作的形态当中，有很多有意思的方式，这些方式本身跟艺术有着很紧密的关系，我们也顺便延展一下关于风景画绘画史方面的一些理论形态的知识。

张老师，咱们从一个最有意思的话题谈起。这两天你画画的一个现象特别吸引我，你在画画的时候放音乐。其实也有一些画家这么做。我听到你放的是肖邦的音乐，我也喜欢这个人。肖邦的音乐风格是非常优雅、细腻的。大家回忆张老师的绘画，在他的绘画中也可以感受到这样一种风格。音乐、美术都是一种精神形态和情感形态的表达方式，这两种表达方式如此贴切地体现在张老师的绘画中。我想问张老师，音乐在你的绘画当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对你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对于我们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其他门类的艺术如音乐，对我们的艺术创作是一种怎样的支撑？

张冬峰：谢谢武博士敏感地捕捉到我的一些核心问题，我确实对音乐特别感兴趣。我曾经说过：“绘画是物化了的音乐。”音乐作为一种旋律，现在有录音、录像可以录下来。但是绘画就是拿颜色、材料，拿物质的东西像音乐一样记录下来。

音乐与绘画是相通、一致的，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播放肖邦的音乐已经成为习惯了。在我们人的活动里面，无非就是精神跟物质两方面的交替。白天进行的绘画活动，是精神活动。音乐是精神活动中一个重要的门类，它与我们的风景绘画相通。前几天北京有一个展览叫“心象·诗性风景”，其实诗跟歌，歌就是音乐嘛，诗与歌、绘画创作、风景写生都是有关联的，比如我们的“写意精神”油画写生与创作。这“写意”是什么？说白了，也是跟诗、音乐等一样，都是抒怀的一种。当然音乐也存在品位的问题，好的音乐与你的绘画节奏相连通。

武洪滨：张老师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康定斯基。康定斯基强调音乐在绘画当中存在的价值，有人说他在画音乐。康定斯基在践行着音乐跟绘画的融合，这给了我们提醒，从事视觉艺术创作的人要寻求相关形态的支撑。张老师选择用古典音乐进入画面，或者是通过通感的方式进入到艺术创作，这本身就是对艺术创作的一种支撑，我们不能忽略这种支撑。

推而广之，我们会发现除了音乐，还存在很多其他艺术形态。刚才张老师说过的诗歌文学，这是离绘画更近的东西。戏剧，甚至还有民间的一些行为，或者是民俗的一些东西，这些形态的东西在人的思维层面和认知层面对艺术的创作有共通的作用。

叔本华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是对音乐的描述，他说：“假如这个世界都不存在了，音乐照样存在。”他把音乐看作是人类精神层面最高的一种表达手段。音乐存在于声像当中，人长了嘴就可以发出声音。从绘画的角度，我们发现绘画在一定程度上跟音乐有一种姻亲关系，在张老师绘画里我感觉到了一种流动的韵律，我对张老师作品里的那种流淌性印象特别深，尤其是他那种大面积的灰色块，让画面充满透气和流动性。

中国古代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说法。中国的哲学叫作水性的哲学，是一种活态的哲学。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上来，张老师非常喜欢中国绘画，这也是第二个支撑。于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美学形态和对美的认知，在画面中也就存在了。这就像两条腿一样，一条是音乐的支撑，另一条是传统绘画形态的支撑。我特别想让你详细地跟大家聊一聊，格调在你的绘画当中是怎么呈现出来的，这也是优秀作品和平庸作品的分界所在。

张冬峰：关于艺术格调的问题，我对理论方面的研究有限。但是我觉得审美上没有很绝对的标准。什么叫高格调？相对来说，我们还是想办法把它梳理分析出来。格调高的绘画，没法定性，不容易做到。但是什么画不好看，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较容易找出来。所以我们只要把不好的部分，不管是哪方面，把那部分弄出来了，剩下的就是好东西。格调，不像物理学有量化的东西，更不像数学公式那么明确。所以我的办法是通过反证来淘汰，使用排除法。

武洪滨：其实这的确是在为难张老师，给艺术下定义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带有诡辩性质的。有人做了一个实验，把很多东西丢在一个仓库里，然后让一个人到仓库里把所有的艺术品拿出来，这个人进去就不知道拿什么东西了。如果再让人把不是艺术品的东西拿出来，他便挑出来好多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反证法。

张冬峰：用这个办法比较好解决。

武洪滨：是，其实这也是一种判断，就是对于这种相反的事物的一种判断。其实我们同学在聊天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个情况，我画的这个画面的好坏是没办法判断的，我不知道这个画面到底该怎么样是好，这个时候就应该反过来，把画面当中不好的东西删除。张老师今天倒是提供给我们这样一种思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张冬峰：也是一个办法。

武洪滨：说到这呢，我想起我们昨晚在看幻灯片的时候，张老师你大量地收入了一些傅抱石的作品，而且我感觉傅抱石的作品在这一批国画作品里占了很大的成分。在中国的现代美术里有傅抱石的一席之地。因为他不是完全传统的，有一些甚至是反叛的，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水、墨跟色三者之间的融合。他的经营位置打破了一些常规的方式，审美带有一定现代性的表达。大家仔细观看傅抱石的绘画，他的色彩体系和质感体系跟张老师还真的是有一点相融合的。您跟我们谈一谈，您是怎么看傅抱石的绘画的？

张冬峰：我喜欢的中国绘画，不止傅抱石一个。我不是先研究了傅抱石，才进行我的油画创作的。我是画了我这画之后，才感觉到我和傅抱石的画在语言上、感觉上有互通的地方。

武洪滨：你画着画着突然发现有一个很棒的艺术家的作品跟你的作品很像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张冬峰：就相当于我在聊天，我对一个人聊天的感觉。比如你现在想吃油条了，突然旁边那个人说我也想吃油条，就那种感觉。大家有节奏上或者是审美上的一些兴趣相投，所以我就觉得他的东西让我很喜欢。你注意到了吗，他使用比较多的是皴。

武洪滨：对，有痕迹感。

张冬峰：本来我的油画里面就有这个痕迹，所以可能跟这有关系。后来我发现一个是皴，一个是细节上的勾勒、勾画跟那个有点像。

武洪滨：为什么提傅抱石？因为我觉得一个中国国画家，他的画面当中呈现出来的一种形式特征和技法特点跟油画有相通之处。你提到了中国绘画在两个方面还有突破的空间，其中一个就是用中国绘画理念进入到油画风景创作的这条路还值得探索。这个问题其实也正是我们现在正在考虑的，艺术本身也就是在强调如何把传统绘画体系行之有效地应用，不是说照搬或者是全搬，而是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性能够借鉴到画面当中来。如何把国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有效地在画面当中表现，这方面我觉得你是有心得。

张冬峰：嗯，有心得。我去美国大都会临摹柯罗的风景画，感觉他跟我追求的东西是一路的，比如树叶的那种朦朦胧胧，跟我那个大面积的皴是相通的。然后有些树枝穿插着变化，跟我现在的风景画也是相通的。我临摹柯罗的绘画，有时候忘记自己是在临摹了。用笔时，好像这个地方该点我就点，他也是在这个地方点。所以中国画也好，西方的风景画也罢，很多东西是相通的。

武洪滨：我发现有两个地方值得大家注意，就是看画跟临画这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刚才张老师说临摹，还提到了对中国画大量地沿袭和观看的过程。其实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大家应该要注意这两点，尤其是对于传统绘画。除了吸取理论形态，大量的中国传统绘画大家其实应该观看，这对于我们“写意精神”的主题研究非常有用，而我们的同学在这一方面的关注可能并不多。当我们在一个西化语境里面探索感觉没有方向的时候，就像我们吃西药不奏效的时候，中药就会发挥作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画油画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不能放弃对国画的借鉴。

就像冬峰老师，他能够将傅抱石那种细微的痕迹，皴擦的感觉借鉴到绘画当中，使画面出现那种奇妙的效果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大量地阅读国画，一定会寻找到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说到柯罗，今天我还在跟王克举老师说冬峰老师的画里柯罗的那种感觉其实还是存在的，甚至冬峰老师的绘画是几个维度的共存。但不能说是非常当代的一种绘画，因为有传统的成分，甚至有很古典的一种绘画语言在里面。其实这也是对古典绘画形态的一种延续。17世纪上半叶，古典主义的发展已经非常完备，到了19世纪，人们把目光转向了自然界，把既有的一些技法与自然形态的审美做了一次充分的融合。很奇怪的一种情况，当你的描摹物象发生变化的时候，技法也会随之有一些微调，或者是更新。就像冬峰老师说他的画有很多那种印染的效果，他可能已对古典的技法进行改变了。此时我们更应该大量地阅读各个时期不同的西方绘画形态的作品。

提柯罗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自然主义，因为我们把枫丹白露这一系列的绘画叫作自然主义绘画，而我们的写生其实是在这个大范畴里面做文章。自然主义的概念，既是哲学，同时也是一种世界观。冬峰老师的绘画是有一种情

感的，你对于自然的情感一般是在哪个层面呈现呢，关于这种情感您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

张冬峰：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刚才武博士总结的也非常到位，有一点我想说明一下，我早期学中国画的时候，当时在文化馆有两本比较大的精美画册，是齐白石和吴昌硕的，那时有很多业余爱好者。而关于傅抱石，我反倒是在已经画带有中国情调的油画很长时间后才发现的。刚才说到的情感问题，绝对是绘画中最重要的一环。表达感情的手段很多，我们为什么选择绘画，为什么油画只选风景，风景里面还选写意这一块？我曾经跟大家谈过，这个东西说不清是缘分还是命中注定，但实际上有很多客观因素。我们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时间，甚至生命来画画，之所以选择风景，是充满了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喜欢、感情。

我这两天跟同学们接触，喜欢开点玩笑，说点笑话，我说笑话的水平不一定高，但是由衷地喜欢，这就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我们要赞美生命，热爱生命。所以你看王克举油画的时候应该感觉到生命如此灿烂，看到张冬峰的画感觉到生命如此和谐。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希望我的画能起到积极的效果。我们虽然不是唯美主义，但是所创作的艺术应该是能给生命带来正能量。

在美术史上有一个凡·高，他的作品我看过不少，在美国、俄罗斯和西欧国家都看了不少。在以前我不太看得懂他的画。那时候我曾经听吴冠中先生说凡·高的画怎么怎么好，但是我不太懂。去年我到了凡·高的故乡，甚至他住疯人院时的那张小床，我还坐了一下，才懂得他真是为艺术绽放自己的人。一张像医院里病人躺的小床，一栋小阁楼，一个小皮箱，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就那么点。但是，在他的故居，到处都是凡·高作品的大幅照片，体现了后人对他的艺术的一种敬仰。

凡·高去世的时候，大概三十七岁吧。肖邦是多少岁？也是三十七岁。两个都是三十七岁，一个是音乐奇才，一个是油画奇才。肖邦因为患肺结核一直都是瘦瘦的，凡·高是精神有问题。我原来看不懂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是因为我心理上觉得，凡是要传达艺术给大家的人，至少自己没毛病，自己精神有问题还怎么传达。其实，现在回过头看，凡·高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毛病，但对生命的热爱，对生命的诠释这方面他一点毛病也没有，而且非常出色。

如果我们注意看，会发现他用颜色来表达情感这方面是如此高超，他很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在这方面他没有毛病，而是我们有毛病，我们做不到他那么优秀。精神病人可能在某些方面想不通什么东西，但是有可能他在数学计算方面比你优秀得多。这两位艺术家都是把自己的生命像焰火一样突然亮一下就灭了，但这两位艺术家都是通过情感（一个用音乐，一个用油画）来表达自己的生命。如果看到凡·高的作品，我活不下去了，那么我会不看他的东西。事实上，我们看了他的作品觉得原来色彩可以如此漂亮，表现生命的伟大。

刚才我讲到热爱生活，也讲到调侃、幽默、诙谐。今天我们写生，遇到了5—6级风，刚好山头也是风口，然后陈班长和很多同学都极力想跟大自然做斗争，又是拉绳子，又是压石头，总之想尽各种办法，反正就是被吹得一塌糊涂。有同学说，风景画、风景画，有景必有风。我也调侃说这开玩笑也开到学术层面了。风景风景，我也想过如果画个风景一点风也没有，也不带劲。开着空调喝着咖啡来画的风景，可能也不行。要有点自然界的亲密关系，让

风吹一下，让蚊子叮一下，甚至让牛粪熏一下，这都是大自然风景的另一个概念。

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画不好画，就是因为少了风景的“风”字？或是疯狂的“疯”字？还是其他什么？自己去理解。现在很多同学是在城里长大的，鸡牛马羊都没见过真的。我带学生写生，有学生见到鸭说是鹅，鸭跟鹅都分不出来。缺的这门功课是一定要补上来的，不然怎么能画好风景画？

武洪滨：讲得很好。

张冬峰：展开来讲，现在为什么有很多在校的学生在进行风景画创作的时候遇到一些瓶颈，就是因为没有情感，拍照片的时候没有投入情感。面对大自然都调动不了感情，那回来对着这么小的照片，能调动感情吗？基本上就是瞎编。没有感情的画，是空壳的风景画，情感对风景画太重要了。情感的表达有很多种方式，要展现出对艺术创作有用的情感，可能要很多很多的艺术养分来滋润。

武洪滨：好，刚才谈情感这个问题其实是老生常谈，但是我真是替咱们同学问的。因为我们跟同学们谈话，很多的问题其实也是在这个层面上出现的。说到情感，我想谈两种障碍型的情感：一是浅层化情感，一是类同化情感。这两种情感其实是非常干扰我们艺术创作的。

什么叫浅层化情感？刚才张老师所说的泛泛地看过之后拍很多照片回来就挂着，尤其是在图像时代大量存在，面对二手自然的时候，这种情感就会泛滥。我们也会发现很多同学的作品中呈现出了图像感，画面很完整，关系都存在，绘画的技法基本在里面有所呈现，但就是不感人，这就是浅层化情感在我们的绘画当中产生的最典型的负面影响。因为我们没有把注意力和情感投注到真正的对象中去，而是一略而过。或者是再看二手资料，这个时候情感就会呈现一种浮表化，这非常普遍，在每个同学的画中都会存在。大家应该注意。

还有一种叫类同化情感，类同化情感就是说我们的情感是一致的，趋同的，我跟你的，你跟他的，没有本质的差别，这是一种思维惯性所造成的。因为现实主义这样一种规划本身就强调一种公共情感，一种类同化的情感，大家抒发同一类的东西而丧失了自己对于这个事物本身所存在的个性化的一种情感存在。所以大家画的作品给人的感觉都是一样，都是这么表现，面对自然全都是那样的一种东西，无法区分。这种情感也是无个性的情感，没有生命力的情感。

回到艺术理论的角度来说，情感其实是有几种维度的。浅层叫情感，在精神分析理论里叫生命感，在存在主义那里叫存在感，就是一层一层深入到人主体的精神层面，跟每个个体发生关系。如果不尊重这样的一种情感存在方式和递进方式，就要出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的作品就会变得很苍白。

为什么问冬峰老师情感在他的绘画当中所存在的位置，就是希望通过一个成功的画家，或者一个感人的作品背后所依托的情感来启发一下我们。让我们在情感层面上寻找自己，这是绘画非常关键的，尤其是风景绘画最为重要的一点。风景绘画在中国叫山水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自然主义观念叫作万物有情论，把自然万物看作是活生生的一种形态存在。今天把它当作一个固态的、无生命感的、类同化情感的、浅层化情感的一个事物抒发的时候，在古人那里都说不过去，更何况我们说的更深层次的一种表达。我觉得这是一个通病，而且是一个极难克服的病，